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十八

己未季春二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雲南道監察御史張至發題爲急議募兵以佐危遼並議防通以固倉儲事頃者兵部以經略楊鎬輕率棄師議調集宣府等各兵一萬刻期出關以救遼此自應急之着但自山海以抵薊門昌鎮無地不可入虜無處不當防虜此非分宿重兵嚴爲備禦一旦乘虛誰能遏之然各鎮之兵旣不可輕調惟有召募可

爲急圖計近京如北直山東河南山西四省
遠者千里近者不過數百里計各大小州縣
約四百四十餘處檄撫按下令每州縣募壯
兵一百名每兵以歲計每月餉銀一兩二錢
約銀十四兩四錢再益以安家行糧每兵約
銀二十兩則兵百名約費銀二千兩止耳此
二千兩之餉就令各州縣將在庫錢糧不拘
何項盡數那借仍每十名立一長或習弓刀
或習鎗棍火器與餉銀一併解送府道上之

撫按一一覈驗卽選本省有勇略將官令其
統領訓練星火赴京聽兵部酌派以遏夷鋒
其有兵將不堪應故事者自撫按司道府州
縣而下重議褫罰不少假借計州縣四百四
十餘處可得兵四萬四千餘名或者北畿要
地應聽撫按選募以壯近畿然卽三省州縣
亦可得兵三萬餘山之東西與中州民皆精
悍好鬪臣按中州時見其毛兵驍健無前而
少林僧兵尤多勇技鹽徒礦徒數百爲羣一

呼響應誠厚其儲蓄廣爲招徠未有不願效
一臂以矢勤王之義者至京師之內尤宜卽
下一令有奇傑異能之士投石超距之倫忠
籌破虜之謀勇鼓同仇之義者議定功勞懸
以爵賞草澤之雄必有投袂而雲集者此募
兵之當急議者也通州視京師如股肱之與
腹心藩垣之與堂奧矧百萬糧儲京軍每歲
大放三倉之積貯在焉國初撥軍二萬五千
餘戍守仍設鎮守一員一以壯居重馭輕之

權一以成犄角相制之勢乃承平日久通營
叅將所隸不過二千餘人又皆老弱不堪戰
陣有如一且虜薄都城緩急其誰與守及今
宜撥京軍數千名隸之通營嚴爲訓練俾無
事爲居守有事爲應援庶緩急足恃京師之
神氣益張且京軍領糧米在通州其室廬住
止亦多在州城附近其在通與在京等耳且
有增兵之益無增餉之煩有城守之功無調
發之苦一轉移間聲靈赫奕圍廩無虞故防

通之當並議者此也然臣猶有請焉國家歲運漕糧四百萬必抵通入倉乃爲實用而其最切要無如通糧廳之部臣蓋漕糧抵關有剝運抵通有闡運稽查督促則部臣任之米色之粗惡官旗之侵盜起納之完欠則部臣任之官軍月糧有稽盤費羨銀細至簞纜掀筴箒斗有稽回空之遲速有稽故軍之優恤有稽則皆部臣任之船隻之修脩以千計口袋之置造以二十餘萬計一切運值脚價停

扣歲抵纖毫出入無不手操心計則又皆部
臣任之此非敏達果毅清貞強幹之品烏能
勝其任而愉快乎今郎中張鳳翼已推榆林
叅議而遼左開原又欲借補矣在遼誠急而
漕儲重務恐未可泛泛視之無漕是無京師
也卽另推得人北至人與事相習而時日之
稽閣固已多矣况本官註差之期未滿四五
月漕糧迫至目前口袋船隻查造修驗甚爲
乞緊似應仍留本官作速料理運事亦國家

之大急務也伏乞

皇上勅下戶兵二部查議速覆施行

○福建道監察御史楊州鶴題爲東事萬分緊急
簡將添兵宜速懇祈

聖明俯允撫臣之請

勅諭該部卽時料理以救燃眉毋滋議論致悞封
疆事職連日讀經略楊鎬及巡按陳王庭疏
揭稔知東事萬不可爲思欲謬敷一得以佐
末議第緣撫臣周永春尚未報到以爲杜松

王宣趙夢麟三大將雖已陷沒劉綎乘勝深入生死未卜天其或者留此一將決計恢復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此行也不期于邸報中突見撫臣一疏而後乃今知綎又覆沒矣夫共七將耳四將業已陣亡止存三將支吾十萬大兵所餘幾何不于此時極力圖維而徒以餒敗之殘餘交守于兩河之衝擊欻欻噓噓縮朒難前其能幾幸焉者寡矣無將無兵遼危而山海必危山海危而京師能

保無戒嚴乎爲今日計似宜亟如撫臣之請
一一措諸施行尋經該部題覆柴國柱仍駐
山海矣宣府劉孔胤着令出關矣夫遼人喪
膽草木皆兵王剪六十萬纔收厥功如是者
可弗惕然思乎李如楨應否可用職不敢知
營將鮑承宣似宜遣往遼陽以當一面是篤
近舉遠之術也原任叅將張名世火器精工
臺臣知其底蘊似宜出之獄中着以立功贖
罪是使功使過之仁也賀世賢前有斬馘之

功驍勇可用似宜畀以副總兵職銜庶體統尊而肘不掣卽如職近日揭榜募士內有武舉楊元吉等或以刀馬勝人或以火器火藥超衆或以善陣善射稱雄職已略覩一班奚妨與鮑承宣等并力三韓是籲俊旁求之典也至于募兵職不知作何募法西江之水恐無以救涸轍之鮒應否差一科臣或如上歲調兵買馬故事仍差該部司官若而人在于附近地方躬行召募安家月行糧照例全給

如河南永寧蘆氏嵩縣聞有毛葫蘆兵少林
寺僧兵大約可得二三千衝鋒殺賊俱屬強
有力昔曾帶以征播有功今不可移文該省
招致輦下或令守城或驅赴遼東其安家行
月糧總自本省地畝出想不越二十日可到
原任御史劉國縉今奉

旨贊畫從軍彼其人謀略素聞似宜發金若干俾
之招懷殘餘或土著有膽力有武藝者隨便
器使以遼人治遼不煩遠求而兵自饒裕且

如撫臣所謂盡加一兩二錢額餉人人有不
賈勇而趨者耶若夫京師居重馭輕萬無他
虞一或奴酋不逞迫近郊關不劃然先定規
模恐噬臍無及悔之晚也除職于未有敗衄
之先具陳兩疏不敢復贅外竊思大營天子
之六師所以強幹弱枝御內捍外將如何果
人人皆熊羆之士武勇之臣乎兵如何器如
何果然驍健皆精利無少催替冒濫朽頓不
堪乎協理戎政者兵部尚書薛三才也屢疏

請告委非假託一意調攝有難湊泊雖就中
不無巡視科道二臣然不過糾察其功過審
閱其情形何如比照戶部總督倉場各官例
令以兵部司官分管之按營而責其成效如
五軍營應否坐名二員神樞營應否坐名二
員神機營應否坐名二員或責以操練之實
或責以戰守之實或責以將領之實或責以
軍士之實或責以火器之實或責以兵車之
實或責以城守之實或責以彈壓之實或責

以哨探之實或一年一滿或三年一滿考過
復職稱職優擢查得武選司主事韓原善職
方司員外尹嘉賓主事王弘祖魏運開車駕
司員外解經傳主事張振秀之數段者剛明
果毅綽有擔當試之治平揮霍有餘卽用之
艱危勗自定今事急矣量才而委任之列
地而習慣之是固該部職掌而非職所妄議
也尤有懇者發帑一日不下人心一日皇皇
眼前卽是何用摻括庫內有金奚俟查明不

難捐此瓊林大盈之積而後能保有金甌無
缺之宇職昨所請者百萬兩諸臣所請者二
百萬兩擇便而圖因急而用伏乞

皇上早賜一日有財有用有人有土于以轉危爲
安將在茲矣

○吏科給事張孔教題爲國勢岌危已甚
聖心悔悟無機天怒難回民情鼎沸懇祈
聖明銳意圖新

勅中外臣工同心勵氣以定亂危以安

九廟神靈事職聞爲天下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
未危未有已亂已危而不圖治安如今日者
曩自奴酋發難選將徵兵捲金括餉驚擾暨
于海內供應疲于閭閻冀得剪逆雪耻紆

皇上東顧之憂耳不意慮勝無奇東師敗衄罄海
內之物力遶九邊之精壯不惟不足以殄滅
逆虜而一朝盡拆于虜手若摧枯然職不覺
拊膺而嘆痛心疾首不但爲遼憂且爲九邊
憂爲輦轂憂爲

書通考卷之十八
九
祖宗締造艱難之基業憂職亦不敢爲過激之言
揣時度勢若

皇上循此而無變計知土崩之禍不遠也邇者遼
事決裂遼之有無尚不可知越關而西如入
無人之境都門戰守具一無所備此目前剝
膚之患舉朝拊膺若焚棟漏舟慮在覆亾而
皇上漠漠然不動也檢發帑金極其恡惜至於補
大僚下科道釋縲臣起用監軍一二事杳然
無有消息請之愈急持之愈堅是明以天下

大利害與臣下相持耳豈今天下尚有可需
之時別有挽回之術乎不知安危之機在于
呼吸寇入門庭逼近堂與堂與不守勢必播
遷興言及此

皇上亦何所恃而不恐也

祖宗德澤旣消鑠之將盡國家威靈又漸滅而無
餘天變人怨物怪人妖無處不災無處不亂
皇上獨擁居積冲斗連雲自以爲福德全備尚是
全盛天下而不知括盡天下之財徵盡天下

之兵不能致一奴酋死命尚謂

廟堂之上有人哉議者謂爲全遼計急在徵兵
矣第各邊精銳半已調遣各虜要挾業又蠢
動若九邊再擾誰其禦之其勢不得不取之
于召募然召募非可以頃刻至也驟集之衆
團聚甚難烏合之徒其欲無厭况二百萬之
加徵猝難取辨若再益以新兵馬匹器械更
端另給于何取償即使二萬之稅盡抵遼下
遼之爲遼尚未可知而况可慮者又不止此

也嚮者加派之議以爲事可早竣庶幾加議
噢咻再培根本今敗壞至此停兵何日罷徵
何時小民頻歲災流之後橫征剝削之餘業
已膏髓俱盡不供敲楚挺而走險將瓊林大
盈徒爲盜資臣子之所不忍言者必在目前
矣最可念者遼左軍士萬里之勞三冬之苦
聖諭傳宣止以經略巡撫于額外加恩夫額內尚
憂不給額外何所施恩徒以空言絕無實惠
匹夫有心豈可欺乎無怪乎心灰色喪屢戰

言通石書 卷之十八
屢敗也伏惟

皇上速下詔罪已慨發帑金數百萬如吏部所請
補大僚下科道釋縲臣一一允行職無任待
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遼左阡危益甚措餉
共濟爲急懇乞

聖明速賜允用本部左侍郎以資共理以濟時艱
事臣自逆奴証逞以來其于措餉一事朝夕
拮据益不覺肝爲之焦血爲之枯矣顧今者

將士隕道臣亾寬奠駿陽諸路已岌岌不可
保又虎酋等乘機要挾謀犯山海一帶此番
情形比去歲更迫舉朝僉謀合議莫不以選
將募兵爲要着而師行糧從餉尤在先伏奉
明旨有云增兵添餉等事着部作速覆議臣部司
餉者也司餉安得不切籌餉而籌餉安得不
切資人卽使臣部之餉有盈無詘徵至求獲
猶難以一手一足之力兼而理之猝而辨之
而籌餉于今日議那借則那借已遍議摻括

則撥括已窮議抽扣加派則抽扣加派已廣
向之措處者業窮于無可措之地今之添益
者將窮于無可添之處就今將百工助予尚
難着手而欲以臣一人之身左支右吾前
後跋能克濟乎日吏部爲遼左損將喪師兵
食切需料理遂以楊應聘推兵部左侍郎祁
光宗推右侍郎李起元推本部左侍郎坐名
催請幸蒙

皇上俞旨將楊應聘祁光宗二臣慨賜允用而李

起元本部左侍郎之

旨尚且杳然此豈謂有兵可以無餉而臣部今日
需人之亟可後于樞部耶抑謂已簡用右侍
郎李長庚督餉而左侍郎之缺可虛而不補
耶夫部堂之有左右侍郎猶人身之有左右
體今使人身有左而無右與有右而無左均
非體也而况臣部值太倉如洗羽書狎至之
日體有不備何以運旋且臣年逾七十精神
已甚衰憊計慮每苦弗周卽有右侍郎李長

庚然止督理催儻于外而部中一應派發餉
銀作何設處作何接濟又九邊因諸虜蠢動
之故需討星急千孔百出頭緒龐多雖自分
一片竭蹶苦心無計可圖卸擔而獨手難拍
單力莫肩必至周章掛漏注措弗及其爲貽
國家宗社憂罪方大耳伏乞

皇上俯念臣力孤孑邊事孔棘卽將吏部見推本
部左侍郎李起元立賜點用并着令免代作
速赴部到任庶分猷有人羣策畢舉而士馬

可期飽騰奴酋亦可期殲滅矣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王師屢敗懇乞

聖明大修戰守之具以保金湯事昨者東師之失
損威辱國至不可言虜方鴟張于外而民心
又搖動于內欲戰則雍容儒雅之人何以當
強敵欲守則數月以往我師自疲久客思歸
人無固志况我畫地而守虜且擇弱而攻我
兵分而勢輕彼驟來而氣銳懸兵往救又有
百里趨利之虞今日之事所謂戰守俱難者

也然以職計之強弱有何定形戰守有何定勢在用之何如耳謹列爲數款以祈

陛下之採擇焉

一曰募新兵以作戰氣夫國家太平久其營伍中荷戈戰者皆老弱無意氣之人也以此輩人而使之當鋒據危有轉多而轉敗今宜勿拘資格擇五將軍而各佩之將印先給以金錢而使其意自爲召募或取之市井亾賴之中或出之囹圄必死之地衣甲裘馬煥然

一新以驍銳之子弟能過十人者爲隊長能過百人者爲百夫長過千人者爲千夫長士有功名之望而後氣相感類相從所謂得一人而兼十人之用始可以從事枹鼓也伏候

聖裁

一曰重將才以備征戰語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明乎

宗社生靈之所守也宇宙大矣豈無曉暢軍事足寄安危者但一苦于循資之調一苦于衆囂

之口決無所得豪傑之才耳李靖郭子儀皆
出之刀下而堪爲將岳飛魏勝皆出于民間
而堪爲將劉錡趙范皆出之貴公子而堪爲
將是在秉國者廣詢而面決之彼可當一面
者其議論決人物不尋常者也若有事也而
但遣廢將以往無論本是庸人不堪重寄彼
其名位已尊富貴已極豈能冒白刃以立奇
功哉至于衝鋒陷敵之人所在而今日百姓
明日將軍必有驍勇之人旦夕應募矣伏候

聖裁

一曰速遣援遼陽之人經略楊鎬本無必勝之策所以決計深入者下苦于將士之請戰而上苦于

明旨之切責也况此時邊關外破士女內震遼陽一片地不岌岌乎殆哉今議起御史熊廷弼爲宣慰使科臣姚宗文爲閱視使者此兩人皆聰明勇決使以其意各募一軍駐于河東西以爲諸城聲援軍中叅佐偏裨聽其自爲

籌邊碩畫 卷之十八 十六
建置虜知內地有備決不敢徑攻深入遼陽
固而廣寧山海無虞矣伏候

聖裁

一曰節糜費以給軍實國家公私困竭者總之
浮費妨實務也

陛下誠宜御文華殿召職等而計節嗇如象馬二
項每年費可三十萬無一毫之用內官監局
諸匠作人役皆無實用不知費糧米若干錦
衣衛城守營備兵營及皇城四門外城九門

皆以無窮之費填之尾閼壩上養馬處所皆
虛冒可笑但得

皇上毅然決去無拘舊例大司農及在外撫按呼
吸可相應則天下之大豈其憂束手哉伏候
聖裁

一曰預備軍國之大臣夫古來國家之敗外苦
強敵內苦奸盜耳欲平強敵莫若練兵馬欲
弭奸盜莫若明賞罰卒然有急而視指煩多
法令數易此亾之道也莫若先期擇可提督

中外者予之以權凡所建設皆聽其慮漢唐
以來皆宰相事然非有謀有斷者不可以當
此重任及今圖之已爲過晚

陛下可不先期備此安危可倚任之人乎若臨時
圖之必無及矣伏乞

聖裁夫以今日事勢燃眉爲國慮者不過曰何處
尚可調兵幾許何人曾爲大將尚可救之以
往耳而職之愚計乃獨迂緩若此以有餉則
有兵援遼使者到彼處收聚散亾激勵子弟

遼四郡之人未必不爲用也遲之半年而職
策得行內固外威可以濟事矣若拘于成例
溺于時套兵不成將法度不成法
度徒使取笑于賊耳天下事尚可爲哉伏望
陛下特賜省覽

○協理京營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遼左羽書踵
至京師戒備宜嚴謹陳京營簡練要務以消
奸萌以固根本事

國家承平日久罕聞兵革之事自奴酋發難以

來人情已多搖動近見援師覆沒愈益惶駭
惟恐棟焚將及莫必其命弱者思逃強者思
逞洶洶之狀不堪聽聞建威消萌惟京營是
賴而驕脆玩愒之習勢不能亟返惟是選鋒
九千慣習弓馬而住居四散下班之後緩急
亦不足恃是以臣等去年有各營選練家丁
之議食糧如選鋒顧卽以選鋒缺補之是朝
四暮三多一家丁便少一選鋒矣如以營軍
缺補之則一丁兩餉添家丁一少營軍二矣

是以屢行選募尚未收補若不一破常格終成道傍之舍臣請各營家丁照臣等舊議每營定五十名其月餉本等單糧外各另加糧一石總計各丁一千七百五十名歲加糧不過二萬一千石糧雖稍溢原額事則當于實用此目前權宜之計也其餘單糧諸軍中有老弱者先是臣等亦漸次汰革許以子弟自代更替幾年怨望漸多蓋驗軍而後收軍驗糧而後收糧幾番輾轉停支數月此羸者軍

何能堪此臣近與督臣議名則以乙頂甲糧
仍以甲給乙不必又驗軍一番收糧一番俟
季終類報更替免其住糧稍破拘攣潛消怨
讟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也顧單糧之選汰
第可革老弱而以子弟更補未必皆強力之
缺家丁之選募第取備倉猝而以擔石招揀
尚不厭壯士之腹臣見營中聽用官劉光溥
蓄有家丁數人曾命護糧山海欲藉爲選鋒
則辭不顧以雙糧不足資給也又鮑承先所

募出防家丁撤回之後行糧旣停亦辭雙糧去矣不有厚餉何以養壯士而盡其力京師內外五方雜處奸宄不逞實繁有徒御得其道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徂詐咸作敵及今不可不蚤爲計也今五城非不遍行收募而糧餉無着空言號召義俠之士安肯藉名在官臣請戶兵二部一面議定糧格一面推擇知兵將領一二員以選練屬之而監以巡視科道佐以兵部司官選練旣定卽以本將統

領移駐通州與京營諸軍相爲表裏內可以
消奸雄睥睨之心外可以示虎豹在山之勢
此亦根本至計也至各省真奇才異能之士
勇力工巧之徒伏在草澤者豈曰無人合行
各巡撫衙門廣爲摛羅厚加資給咨送兵部
拔其最者破格錄用其餘分撥京營量補中
千把總員缺則羣策羣力畢集于輦下亦居
重馭輕之一策也火器一節先是已將庫貯
神器漸次火煨水浸開操之日卽試滅虜大

將軍四位自後逐日試放十七堪用惟是教
練火器卽寓陣法者臣見原任叅將今繫獄
張名世似得方略昨冬臺臣唐世濟從刑部
領發到營試演火器竹筦相兼而用曲盡其
○大法暫釋累囚責令教演效則准與贖罪不則
仍還犴獄此于忠肅所以貸楊洪者也分派
信地一節昨夏遼事初起卽查嘉靖庚戌故
事業已分定項目又將原派數目錄送本兵
惟是正在開操尚未撥守信地器械衣甲火

善道碑畫 卷之十八 三十一
藥等項臣等已一面料理第事屬工部不能
不望于同舟之誼爾此皆營中喫緊事務與
臣職掌相關者謹摘議上請伏乞

勅下該部亟爲覆議施行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天怒未回人心滋懼藩籬
重鎮旦夕難支懇乞

皇上立刻臨朝集羣策以保危邊事自遼左出兵
以來三路喪師將卒損傷幾盡道臣府佐繼
殞行間雖曰人謀之不臧或者天心尤足恃

也乃連接巡撫周永春揭帖海州有白虹貫
日之異矣神機庫有軍器被焚之異矣瀋陽
有風折旗杆之異矣涼馬佃有五星相鬪之
異矣大清堡有門樓火起焚毀火藥火器及
延燒民房數百間燒死男婦數十人之異矣
怪哉何災異之叠見如此也又十一日夜狂
風驟起將撫院門前旗杆平根摧拆鎮虜臺
旗杆三處火起夫廣寧乃城鎮之首旗杆係
遠近之觀此之爲變比前更爲重大更爲切

近嗟乎豈天果欲亾遼而故先出此以示警
卽喪敗之餘羣情洶懼加以天象若此軍氣
日益灰靡人心日益驚惶開原商賈士民逃
竄幾半寬馥城堡奔潰一空遼之爲遼真岌
岌乎有不保之勢矣遼失而禍立至山海立
至京師患切焚眉救同拯溺此何等時也

皇上尚可晏然九重不卽出臨御與羣臣共圖挽
回之計商備禦之策乎其一切遣將練兵護
畿輔衛都城節經兵部題覆與臺省諸臣條

議已纖悉靡遺臣不敢復贅但望

皇上卽日出御文華殿召集文武百官令各據所

見備陳禦虜方略仍親煩

天語戒諭中外臣工在內者務實心任事毋得玩
愒偷安在外者須殫慮籌邊安得因循養患
以消彌天變固結人心徐收滅虜之功無蹈
覆車之徹庶

天威一震國勢自張自朝廷以至邊徼莫不凜然
知懼銳然改圖卽醜虜聞之亦且有所畏而

不敢逞此今日安攘一大機括

皇上必不惜此一日之勞而置宗社生靈于度外
也不然遼烽之緊急既如彼天心之震怒又
如此朝野洶洶以爲京城之危只在朝夕而
皇上尤深居大內令臣下無由一見顏色直待寇
逼郊關城門晝閉而後出朝集衆面詢退虜
之策恐噬臍無及而天下大事去矣臣位列
三上股肱誼宜同休戚誠不忍見

祖宗二百五十餘年之社稷一旦淪于腥膻故不

勝痛哭流涕爲

皇上一決安危之大計惟

皇上及早圖之

○左春坊左贊善徐光啟題爲感事激衷敷陳未
議以殄兇酋以安邊塞以永萬世治安事職

伏蒙

聖恩洊歷宮竅職在珥筆非敢與聞軍旅之事然
而主憂臣辱古今通議四郊多壘卿士之耻
職雖駑下其忍坐視國卹隱情匿色乎職復

見奴酋作逆以來措餉調兵經營浹歲終于
覆軍隕將三路敗衄此皆我謀之不臧非賊
聖恩之智力果不可敵也職生長海濱習聞倭倣
中懷憤激時覽兵傳竊見兵家入門切要之
論無如管仲之言八無敵鼂錯之言四子敵
也管仲曰論財而財無敵論工而工無敵制
器而制器無敵論乎選士而選士無敵論乎
政教而政教無敵論乎服習而服習無敵論
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論乎明于機

數而明于機數無敵如是然後可以正天下
矣鼂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
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此兩言者雖當世
所習聞實千古不能易也若使兵卒而不精
不練甲冑苦惡器械朽鈍節制不諳分合無
權而能戰勝守固攻取則管仲鼂錯爲愚人
矣職聞岳飛用兵明日將戰必先會集諸將
度敵之所以勝我者因謀我之所以勝敵者

展轉數四計定而出試論近日遼東之戰我
有一可勝敵乎敵有一不勝我乎杜松矢集
其首潘宗顏矢中其背是總鎮監督尚無精
良之甲冑况士卒乎杜松劉綎之偏師獨前
劉遇節之單騎冲鋒豈非無紀律乎兵與敵
衆寡相等而分爲四路彼常以四攻一我常
以一敵四豈非不知分合乎戰車火器我之
長枝撫順臨河不濟開鐵寬奠皆離隔不屬
豈非無政教乎出關四十里遇水不能渡遇

險不能過入伏不能知豈非不識地利哨探
無法乎如是而求幸勝果必不得之數也今
目前補救事宜如選調近地邊腹兵馬以貼
防遼東堵拒山海遠調西寧莊浪久練騎兵
以爲後繼與夫京城稽察營操督視整棚預
備一切事宜已經中外臣工斟酌

上請職不敢瑣贅職之愚慮以爲戡定禍亂不
免用兵用兵之要全在選練此人人所知別
無奇法但選須實選練須實練若敵亦選練

之兵又須別求進步務出其上苟爲不然卽
強弱相懸如卵投石至則糜爛奚論衆寡哉
上雖調集百萬亦空傷民命徒費資儲而已職
愚以爲今日之計必須用管仲鼂錯之說一
一細講而力行之精求天下勇力捷技奇材
異能之士豐其餉給厚其拊循優其作養又
精求良將以統率之選用教師羣居聚處日
夜肄習之又博求巧工利器如車乘甲冑車
火器械等盡法製造以配洽之枝藝旣精然

後教之形名節制步伐止齊分合進退之法

中間激以重賞威以重罰教練既成自能臂

指相使雖赴湯蹈火無不如意如是者有士

一萬人可以守出可以戰有士三萬可以掃

蕩逆奴有士五萬可以制禦西北諸酋使讐

不敢動矣職爲此說頗似大言但職所謂選

士非平時烏合之輩蓋奇傑之士衆中之翹

楚也一郡一邑亦無幾人旣負異材必須厚

待其製造器甲衣裳扉履亦須數倍尋常此

其勢自不須多然而此輩一人若兼數人之
餉卽此一人者已足當數十人之用昔齊桓
之募士五萬晉文之前行四萬秦穆之陷陣
三萬周武之同心三千勾踐之君子六千皆
貴精不貴多之效也職志圖報國於富疆二
策考求諮度蓋亦有年今雖年力向衰多嬰
疾疢而一切選練事宜頗窺一二第因條緒
繁多未敢竇塵

聖覽如蒙採擇施行容職另疏逐一詳奏倘職策

盡用不能尅期見效職甘伏輕言罔上之罪
若有法無人有名無實拘泥常格因循積弊
諸凡選募製造操練等事一不如法一不應
手是皆繫騏驥之足而檻猿猴之勢此其不
效由用之未盡非職之所失也職願我

皇上上體

皇天做告玉成之心下念臣民潤草塗原之痛赫
然奮發聽言用人激勵臣工率作興事卽从
安之長治于萬斯年區區逆虜何足煩

聖明宵旰之憂如或不然

祖宗三百年生養之赤子海內億萬姓罄竭之脂
膏征發哀聚之難若彼耗散失亾之易若此
天下事豈堪再誤哉職忠憤所激忘其越俎

冒瀆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待

命之至

○廣東等道掌道事監察御史唐世濟等題爲遼
左孤危已著各邊單匱堪虞懇乞

聖明亟行查核以振積弛以張神氣事竊惟國家
竭東南之財賦供西北之灌輸歲糜數百萬
金錢以爲修邊固圉之備謂宜在在士飽馬
騰鞏于城萬里之勢矣卽如遼左一鎮戍兵
十萬豈曰不多小醜跳梁如入無人之境平
日豢養謂何曾不得其一手一足之用良由
戍伍戲于影占錢糧耗于侵漁馬政壞于誅
求陋規釀成格套如將領府佐等官或軍伴
或家丁皆其虛冒名色如驗馬印烙等項爲

餽遺爲常例總成掎尅厲階甚且鄉官有占
役舉人青衿有占役士馬安得不空虛錢糧
安得不消耗遼人今日始疾首蹙額言之噬
臍何及頃吏垣疏請耑遣科臣姚宗文過往
謂其老成練達必能殫心綜核大有裨于三
韓此亾羊補牢目前第一急着而職等以爲
不獨一遼也年來行伍空虛各邊無不影占
邊情朦蔽是處習爲故常偏裨欺道將道將
欺撫按長厚者以姑息爲鎮靜容奸益以養

奸卽振作者寄耳目爲諮諏釐弊或以生弊
至于每年閱視正以嚴察虛冒駸假失其本
意反爲邊臣開榮膺之階但見人人韓白在
在金湯未聞有明目張膽直糾一人以風勵
各邊者則故套相沿牢不可破也頃頻煩

天語叮嚀令馬上行文時加申飭仰窺

聖明宵旰尤臣子不遑寢處之時速宜查照閱視
事例具選風力科臣一員前往各邊會同巡
按巡關各御史凡一應城堡營壘士馬虛實

悉心查核臨時有僱倩應名借補等弊竇期
不避怨勞嚴加稽察從實具奏中有欺弊侵
冒者伏乞大震雷霆督撫而下輕則褫斥重
則逮繫庶羣心有所儆惕邊務立可振舉矣
至于科臣仔肩重寄自當與關臣按臣協力
同心畢智竭慮圖勝其任而愉快若視爲泛
常取一冊藉以交際應酬了事徒增邊關一
番騷擾是爲大負任使不忠之尤容職等互
相糾舉如顧惜面情重悞國事溺職之罪職

等且甘受其罰矣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蔚題爲虜患孔棘國勢阨
危敬抒一得之愚以備採擇事職惟遼左之
役當未出師時通國皆憂其無勝算顧不虞
決裂一至此說者皆歸咎于戰矣然不獨非
也其所以爲戰者失策也今大衄之後勢不
得不議守然守亦何容易職愚以爲情形不
明則不能守大將不擇其人則不能守士卒
不募不練則不能守

言通石書 卷之十八 三十一
朝廷之用人不破常調則不能守蓋聞兵家之
要在于知彼已識堅瑕觀變設謀使我常制
敵而敵不得乘我頃與奴酋相持半年奴之
情形在

廟堂杳然不知初猶以爲邊臣必知之特不輕
洩耳今觀四路出兵鹵莽輕進自投虎口則
邊臣之于情形何如哉今酋雖蹙伏穴中喘
息稍定青草漸長勢將復來卽今奴寨動靜
亟宜多方偵探或垂涎某地鳩合某部落或

欲出我不意襲陷我城堡皆須密察而預防
之然後可以堅壁而無疎失若猶然前日之
懵懵一旦虜騎壓境倉卒無措殊可寒心此
情形不可不明也三軍之命係于大將今劉
綖杜松等皆戰歿獨李如栢逗遛觀望全軍
而歸又庸劣不堪合無將如栢撤回京師又
順遼人之請仍以李如楨代領其軍以責報
効又方今九邊將材豈再無人但儲材者當
旁求之行伍不當盡用世職蓋世職皆膏粱

子弟膂力未必強弓馬未必熟身家性命之
念太濃捐驅裹革之忠漸薄未若突起行伍
者材真而志銳量未盈而氣可鼓也昔西河
淮陰皆從行伍發跡苟得其人不次擢用卽
雞鳴狗盜之雄投石超距之輩皆可與成功
名此大將不可不擇也今日援遼無兵可調
惟有召募一着頃遼撫疏中欲將二十五所
餘丁加餉勾補以遼人守遼地最爲得策職
竊以近日損折士卒若干應有餘者若干核

浮餉以募實兵乃目前第一事至于職鄉河
南南陽之間竊礦之徒名曰毛兵精悍敢死
亟宜收用昔年征播之役亦曾調發若餌以
厚餉可得勁兵數千更得一曉暢紀律之帥
責成教習分隊操演可以戰亦可以守較之
老弱充數之輩一可當十此士卒不可不募
練也

祖宗朝遇封疆有警特命重臣巡邊視師間遣風
力科道閱視蓋所以破欺蔽定人心鼓舞吏

言通碩畫 卷之六
士一大機括也近日疏請

欽命科臣姚宗文閱視遼東實循往例况宗文清
貞卓練必能辨此

皇上亟宜允其請至于舊按臣熊廷弼逆料奴酋
情形于十年之前迄今驗之灼如觀火且一
片血誠籌畫兵食不辭勞怨凡修邊積谷練
兵買馬無日不爲戰計卽無日不爲守計遼
至今思之向使早用廷弼必無今日之敗及
今起用猶恨其遲宣慰之

命是尚可待徐徐行乎

皇上試思今日遼左是何等光景是何等責任爲

臣子者只圖富貴保身名誰肯肩此重擔職

皇上等皇皇權請實爲

朝廷計非爲廷弼宗文計也所謂用人不可不

聖明破恒調者此也今勢若燃眉事之宜舉行者

當不止此芻蕘之愚竊謂目前制御機宜似

無急于此者輒敢不避瑣聒妄瀆

宸嚴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張問達題爲遼事帖危倉

儲最重仰乞

聖明申飭預防以維根本以固宗社事竊自奴酋

犯順

皇上震怒興師撻伐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不謂三

路失利殞將喪師屢屢見于塘報廣寧以東

岌岌乎不可支矣兼且爇炒諸酋連合而山

海以西喜峰以北蠢蠢乎又俱動矣中外惶

惶勢甚危急爲今日救援保安之計又不得不遣將徵兵募卒蒐乘除器轉餉以圖再舉而固封疆在內諸臣敢不殫矢心力瀝血披肝用以共舒君父之憂而臣所司者則在倉場自邊警一報斗米頓加價十餘錢萬一城下戒嚴其湧貴當何如見在倉糧五百五十萬四千一百石零平時止敷二年之支萬一內地蹂踐黍麥不收其仰給又當何如臣查四十六年分漕運賴總漕之督催總河之

疏濬倉漕兩臺臣持斧而交巡以故去年糧完最早于十一月報回空已盡計今年之漕必不致稽遲而時事洶洶在在宜防使奴不悔禍長驅直入于淺阻處塞一丸之土于停泊處施一炬之火則四百萬石之糧未必為我有而狼戾露積之餘適為羣盜資耳長慮及此可不寒心沿河道府州縣凡有事于漕者豈可泄泄俱應加于往昔倍竭拮据或各官有交兌如期而遲僭運不遵程而進或有

決排不先事以圖挑濬不如法以阻者總漕
總河二督臣各盡法叅處無貸如把總科歛
逗遛運官侵盜延挨許漕儲道兵糧道不時
覺察輕則自行戒飭重則申詳漕院提問無
貸仍責令二道同心申嚴防護毋致沿途少
有疎虞務期早早抵壩粒粒進厥而後倉廩
實而後元氣充而後神氣奮而後可進攻退
守而遏夷氛也再查通州爲

神京左臂漕之咽喉也該衛兵固有藉矣今當

及時簡練振揚威武宿重將以董之天津爲
通州門戶漕之轉關也該衛兵亦有藉矣今
當演習水師整驗戰艘選副叅以提之一則
用以佐遼制奴深入一則用以固圉保我漕
需彼庚戌之變向非御史王忬馳駐通州收
漕舟艤潞河西母使爲虜用則虜且扼吭食
糧何所憚而自行出塞哉臣昨閱遼撫塘報
據大清堡備禦稟稱本月初八日狂風大作
將老城門樓火器庫收貯火器火藥等項盡

行燒燬此固稱係天災安知非賊之奸細所
爲耶都城民居雜錯人心淆亂太倉草場所
積糧芻關係非輕儻有奸細潛藏作奸突發
震駭重地誰爲防之須藉有五城九門巡視
之臣排編保甲肅清內外詳議隄防倉與場
始有所賴臣又計太倉舊貯糧石與今歲新
收或猶可以支持至于京五草場所梁草束
不過一歲之額數固無多也如或兵馬調集
草從何備戶部亦應再查何項銀兩可動卽

言述石畫 卷之十八 三十一
酌買草束四五十萬以備緩急則軍不慮糧
而馬不慮草庶京師根本之地可保萬全其
申令通州天津二處兵將兵部業有條畫五
城九門巡視都察院并又有疏催無容臣贅
臣任倉場則祇言倉場事伏望

皇上卽

勅下戶部速爲議覆卽咨行總漕總河督臣一一
責成河道漕屬等官毋令懈怠稽遲蚤完漕
運務保無虞違者聽漕河二督臣與倉漕二

臺臣指名叅處添買草束戶部并卽爲酌議
以覆保障都城此其最切要重巨者萬惟

皇上加意施行

○總督京營協理戎政忻城伯趙世新題爲傲告
日殷隄防宜亟議陳目前急務仰祈採擇施
行事切照京營承平日久積習相安自臣受
任以來目擊廢弛雖與協巡諸臣日討軍實
而訓之思有所更張振作又似涉變動張皇
未便舉行頃自奴酋發難該臣疏請增選鋒

補缺額該部以乏餉中止而目前之事較之
往歲又萬萬不同矣大師一劔夙將半亾健
卒略盡開鐵未知要領今遼正在岌岌而虎
兔諸酋又稱統衆犯薊扼關若果爾則山海
一線全遼之聲勢隔絕而奴酋之狡宰煖其
姻而虎兔其與也其詭秘似未可測則咫尺
陵京患在蕭牆今日卽萬分整頓尤屬見兔顧犬
臣備數行間敢泄泄從事乎未敢迂遠瀆陳
所有目前急着仰祈

睿覽

一議將領京衛將領舊稱冷局無論各官裹足
卽用之者尤多調蔭席未及緩而以原任論
去今營將領約缺其半分布信地勢難兼屬
不得不取諸聽用暫署乃部下玩爲五日之
京兆而本官亦視爲一宿之遠廬卽其中不
無自好者量移不過一列名薦剡適以灰英
雄之心乞

勅該部或取諸近地板之號頭聽用或超于中軍

千總內俱令刻期到營理事庶前途既永愛
惜自嚴矣

一議軍選京營所恃惟有選鋒九千月食雙糧
內多壯健可用舊歲疏請欲將祖軍故絕者
通融并作選鋒以圖實用以費餉中格至于
單糧軍士強半祖軍故多老弱雖年來嚴令
代替不能頓杜今盡充換城守矣但查故額
各處扎營內外兩城站梁口約十二萬今將
班軍實數尚缺萬餘庚戌之變站梁無人不

得已借之武生夫以賢關養之而以健兒役之况其人數不多終屬非體伏乞

勅該部議將祖軍久絕之額通融改作召募陸續補足事緩不妨議停議汰相時度勢諒該部必不固執也

一議馬匹營馬額設二萬一千二百餘匹而月食料銀大月止五錢六分小月五錢四分視補營已減十分之三而支錢又以五文作銀一分給之日食不敷私行馱載年來已嚴行

禁令今事務洶洶細查原額缺將二千乞

勅回寺卽給臚表四千匹發營除足原數外仍將
營馬之疲老者陸續變價奏還回寺是通融
兩便之術也

一議火器中國長技在火器而京營所恃尤以
火器爲重承平之日操演原稱故事議裁議
減未爲不可一旦環城列塞四面攻打冲鋒
破敵尤取迅利而廠所給火藥奸匠積習相
同粗糙不堪搪塞各軍領藥到手多將原藥

變賣自買迅藥亦視爲故套今何時也一旦
臨變卽各軍甘心零星自辦恐亦無賣者乞
勅該部嚴勒各匠倍加工本合造迅利或該廠合
同臣等不時當面抽取試放少不如法坐各
匠以重罪仍多造多蓄以備不虞可也

一議器械營中刀鎗皆非利器且久不爲換半
多損壞至于庫貯盔甲價應工部造解者展
轉尅落益多不堪見貯之盔甲前軍出防皆
零落破爛各營那移湊處分布在卽必人給

善述石畫 卷之十八 四十一
與刀鎗盔甲今已一一查盤缺少乞

勅該部作速星火或兌換各給補或重造萬難自
緩舊有車輛久不修理已二十餘年矣卽行
一 文催修亦似緩局不聞昨歲因東事告急只
得將營中犒賞那借修理三百輛而送厥者
聞已修理訖今尚未送營也分信地便當列
營則戰車第一急著也

一 議錢糧營中犒賞罔寺每歲只發一萬六千
兩到營以作軍賞修理及各項等費承平無

事每年春秋兩操該臣與巡視臣操練犒賞未爲不足但今欲列營在外各軍士勞費自是不同而月食米一石又止可鬻錢百餘文多亦不二百自不得充額外之賞今卽不列營而各軍住居寫遠一時難集思今每日一營存操必酉而散每日又給與行糧二分約費六十餘兩矣是月費二千兩乞

勅該部思患預防多方奏濟仍聽巡視該臣稽查數目奏繳以上六款皆因目前急需寇在門

庭叨司鼓舞不敢爲局外之談就職言職者
如此伏惟留神採擇卽
勅該部覆議施行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遼事敗壞已極

廟算制禦宜周敬陳一得之愚以備安攘以維
社稷事竊惟狡爾奴酋固女直遺孽也女直滿
萬勢不可當况復益以數倍蓄練多年包藏
禍心一旦竊發撫順清河相繼屠陷莫敢誰
何奴之輕中國也久矣

皇赫斯怒賜劔經略調重兵召宿將大軍壓境奴
亦惴惴有畏心焉及經略駐遼一載未展半
籌一舉一動奴必知之奴之輕楊鎬也亦久
矣其故爲怯弱以嘗我者鷲鳥之將擊也其
多爲設伏以陷我者猛虎之在山也乃中國
不戒師出覆滅彼且爲網羅而我則投以鳥
彼且爲陷阱而我則踏其機殺將覆軍輿尸
辱國豈真杜松之貪功輕戰劉綎之孤軍深
入哉語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今楊鎬料理

一隅已經歲月卽不能盡得敵勢之堅瑕盡
知敵人虛實亦何至地利之或險或易河水
之或淺或深山林之疎密或可以伏兵不可
以伏兵道里之參差或可以策應不可以策
應茫然莫知一味浪戰至此極也張承胤之
幽薨未散四大帥一監軍之怨鬼又復追隨
清河撫順之腐骨未枯寬奠開原鐵嶺渾河
之新骸又復堆積舉四方踰山越水之徵調
聚國家醫瘡剗肉之搜括經營于浹歲之內

棄擲于數日之間遼事至此尚可言哉職以
爲欲救遼非得素諳夷情素習遼事素爲華
夷所懾服素爲中外所盼望如今推陞大理
寺寺丞熊廷弼者代之不可也方廷弼按遼
猶數年以前事也其歸疆起貢之疏已逆料
狡虜之深情其羈縻安靜之說已預知今日
之敗局其力量肝膽智勇氣魄之真實也人
人共信其可用其募兵積谷修墻築堡之成
効也鑿鑿可見諸施行使廷弼出而敢有詭

善述石書 卷之十一 四
報軍情如楊于渭者乎敢有屢次失援如李
如栢者乎諸將有不肅然用命者乎各道有
不洽然同心者乎在二三年之內廷弼必能
守或二三年之外廷弼又必能勦此斷斷乎
無疑而必不可不亟用者但未奉

俞旨料理需人頃者撫臣周永春遼左阨危一疏
井井石畫何異金城方略則用永春以代鎬
而用廷弼以代永春舟楫相資風濤共濟是
今日救遼第一義非破資格不可也不獨用

經略宜破資格也卽用大將亦然今日之大將純袴者不可用也重地者不可調也勢不得不起廢不知武臣自解甲投閑以後大都多習歌舞廣田宅恣所好美耳其狀貌雖在而精神已銷亾矣與其摻之廢置之中不若拔之偏裨之內如今日賀世賢者斬獲有効授之以將誰曰非宜然赳赳干城豈止一世賢哉寬其途以蒐羅之探其實以明試之不惟輒試輒効抑且隨取隨足職以爲今日之

議將當如是也有將而後可以設兵今日之
兵遠者不及募也近者無可撤也不募不撤
將遼人謂我實棄之而驅之使去也莫若簡
遼之精壯而多募之則身家相衛歲月耐守
招集易至征繕無煩是亦法之可行而鼓之
必應者至于三路敗亡之餘兵可得四五萬
此瘡痍未起當以撫養爲簡練者也蜀楚調
至新兵可得萬餘此喘息未定當以休息爲
簡練者也近議挑選邊兵可得一萬此老弱

易冒當以精汰爲簡練者也臣以爲今日之
兵當如是也有兵而後可以議守守有二一
守遼一守關守遼非僅僅守遼陽也城撫順
以遠偵探繕清河以駐芻糧獲耕稼以給民
食勤海運以足兵餉是謂守遼守關非僅僅
守山海關也召精壯以充實京營添兵將以
隄防要害用間諜以連衡宰賽昭大信以聯
絡北關擲小利以蔑啖西虜謹斥堠險阻以
肩鐻九鎮調互市撫賞以狙養諸酋是謂守

關臣以爲今日之議守當如是也能守而後
可以議戰戰亦有二一曰正兵一曰奇兵何
謂王兵卽今日守遼守關之兵也經略得人
將士効命平居推心置腹以作其氣臨事持
頭穴胸以振其勇我力未集則舉控弦鳴鏑
之衆皆爲講武修備之人彼隙可乘卽移堅
壁清野之資出爲犁庭掃穴之用衆整以暇
功逸以倍故曰正何謂奇兵卽今日要挾討
賞之虜也虜性無常惟利是嗜彼旣挾奴酋

以要我我卽借奴酋以市彼所請之賞一一
給之而且檄總督以諭之曰狡奴狂悖勢所
必誅爾祖父世爲王臣能舉萬衆滅奴酋者
卽給以萬衆之餉能舉十萬衆滅奴者卽給
以十萬衆之餉而至奴之土地府庫金珠貂
參我無愛焉并奴酋舊例撫賞悉以畀予是
謂以夷餌夷以奴策奴分其勢不得勾連使
其詐用以撻伐故曰奇職以爲今日之議戰
當如是也雖然經略易矣而閱視科臣亦宜

亟選何也自鎬用事以來威令不行賞罰不
信昵私交而輕南將則豪傑灰心怯任罪而
重卹典則英雄短氣及此時埋骼掩骼扶傷
吊死以激發士心旌忠錄勇廟食爵廕以昭
布國恩一切觀望逗遛失援詭報之人分別
勘明以整頓軍律此惟科臣姚宗文公忠體
國文武爲憲勝其任而愉快焉是在銓部補
牘而請無容他綴抑職又有說焉邇來風日
星火之變極古今未有之災而錦義鼓譟之

民見斬木揭竿之象則患不在外警而在內
難

皇上及此時徹稅璫釋纍臣赦詔獄俞考選養衆
庶之和而宣四海之鬱則天變可回猶然泄
泄方蹶者奪其鑿而去尚能圖乎矧當遼事
新敗之後政論議鼎沸之秋而宵人樂禍之
心工假借排陷之術則患又不在民亂而在
臣奸大僚羣臣及此時而捐成心布公道持
大體定衆紛凝庶績之熙而修本原之勝則

神氣以張仍爾杳杳旣騁者委其轡以追其
可挽乎蓋上悞下弛釀成蠱壞之虞內治外
嚴坐奏蕩平之効統惟

皇上率勵臣工戰勝廟堂而已矣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黃嘉善等題爲遵

旨會議事本月二十一日會集大小九卿科道各
官會議得遼左殞將喪師危同朝露行間之
精銳幾空醜虜之猖狂日甚情景若此尚可
浪言戰乎戰守機宜要在互用應聽彼中相

機進止難以遙度外今日之計亟應收合餘
兵與之休養吊死傷以鼓忠義起瘡痍以補
戎行厚議糧餉廣募遼兵蓋遼人生長其地
終是習虜既有室家之慮誰無敵愾之心事
無便于此者唯是殘敗之餘未易多得緩急
之備難盡靠遼再于各鎮已調外另議一萬
名以備策應此亦目前急着也河東一帶地
方或挑壕塹以設防或修殘堡以慎守使奴
酋不得西入一步而廣寧錦義之間又須日

言通研畫 卷之十八 四九
夜防虜毋得急東緩西示夷虜以可乘之隙
而又時加訓練勿因敗以養因循寬其成功
勿束濕而責效驗斟酌緩急務圖萬全至于
轉餉一節尤當亟議該鎮兵將久屯芻粟告
匱宜先米粟而後金錢夫米粟則三軍皆可
飽也金錢卽日輸數萬而米粟湧貴則士卒
所受之犒不足以果一日之腹安用費此饑
不可食之物哉大將臨敵不前罪涉觀望敗
壞之局必難收拾應以李如楨往代蓋以李

氏父子兄弟素雄于遼遼人急欲爲將且有
撫臣之請故從其所願者若此耳其起陞大
理寺寺丞熊廷弼宣慰遼東持危定傾咄嗟
可辦所當亟爲簡用以紓

皇上之東顧者也然臣等猶有說焉昔人云人臣
事君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臣等願經略諸臣
盡破藩籬同披肝膽勿以彼此分曹期于賊
酸共濟自然事事中節着着當機不然意見
各分終成錯悞卽韓范高賢猶不免以此致

敗則國家用人與人之共爲封疆計道無出
于此也謹述臣等會議之槩具疏上聞伏乞
聖明卽賜乾斷施行至山海薊門當防都城營捕
宜飭諸臣之疏併乞批發槩賜允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氛甚惡
廟算宜周敬陳末議以備

聖裁事昨歲遼左之役臣常私憶必我兵訓練先
固吾圉仍設法絕奴酋糴糴之路禁奴酋貂
參之利令其日久坐困隨而乘時相機誘之

離穴然後進勦庶幾可收犁庭掃幕之勲不
謂衆議焚紘與臣憶見有大謬不然者顧料
理雖經一年而餉無本色馬無草料軍士無
敢往之思偏裨無樂用之氣大將非老者病
者則忌者拗者奮于滅此朝食之一語而瞿
于師老財匱之過慮草草率率輕易登壇臣
愚竊謂必不能立破狡奴以紆

天子東顧憂然不謂其三路三劔屠戮無算决裂
遂至此極也大抵兵家天時地利人和缺一

不可而遼于此三者無一而可誓師之後災
天子變異常明示儆戒自當持重再計而竟冒昧
以前是爲不識天時當敗分兵四路聯絡最
難必如王文成征泃頭八寨法山川險夷道
里近遠尺寸不差呼吸互應然後可以決進
止今進兵路徑偵探未確分布旣亂于前應
援不尾其後徒以鹵莽墮賊伏中是爲不審
地利當敗聞經略入遼多自用監軍與之不
合道臣與之不合撫臣與之不合卽杜松多

勇劉縱足智一時文武共事無不嫉之如仇
讐是爲失人和當敗往事已矣悔無益矣而
臣猶言及者蓋欲知前此之所以敗則知後
此之所以轉敗爲功也前此明罰勅法會當
一大創之以存國體而懾戎心應自聽論定
乃若轉敗爲功計將若之何廷臣初聞報時
首以發帑請今帑旣發矣作何支用三百萬
化爲烏有今可再付之一擲乎臣日者有門
庭幾潰堂奧堪虞一疏蓋根本之慮也已而

反覆思之根本固當併圖而援遼自是急着
夫援遼則調上谷雲中山西真保湖廣兵共
一萬聽大將劉孔胤節制刻期出關是矣不
知此以之助戰耶助守耶竊恐戰固難言守
亦未易遼之兩河鎮城其當以守爲戰固俱
急而瀋陽一城爲更急臣考全遼圖及道路
所風聽寬奠靉陽居遼之東開原鐵嶺居遼
之北遼值大衄後此數城者皆奴囊中物矣
而瀋陽一城尤開鐵寬靉與遼陽之咽喉奴

若一軍由撫順直犯瀋陽則瀋陽必不能支
瀋陽破而遼陽之藩籬撤東西兩路之血脉
斷矣目今急務似當以重兵屯瀋陽防其直
犯而分兵以防各路則又開鐵急而寬奠次
之益開鐵與宰煖諸酋密邇恐宰煖奴酋互
爲結連乘機大舉而寬奠稍遠尚可徐圖此
臣遙度之私總在彼中酌量而輕重布之耳
至于京師根本桑土宜調戎政薛三才品望
清恬朝紳推重但以病久一聞警報勉強陞

見出而整理京營南樞臣黃克纘謀略優長
精神強固合移之入內以資緩急而以三才
別遷崇廡庶兩賢自相成而不相碍者嗟乎
國家不能常治無亂然當危迫之際必有一人
焉出而肩挽回廓清之任縱不能如唐之子
儀宋之希文我朝之忠肅文成卽如近時梅
國楨萬世德其人者氣魄度量亦足鼓舞人
情招揀豪傑爲國家効一臂之力何至今日
而竟寥寥無聞也豈資途所束俸格所限卽

有偉人傑士無從見用耶今熊廷弼漸已破
調登庸臣謂姚宗文閱視差或亦當時加職
銜令在彼中叅謀機務俟稍有頭緒報

命而返薛國用雄才大略雖習遼左之情事而素
開李氏嫌疑或另以監軍贊畫等項名色處
之庶賴其用總之大小臣工自非乏人

皇上儻勅令各舉所知疏名上請斟酌召集

闕下以備諮詢以備差用而大僚臺省各官俱
求一一備員以集思廣益不可謂非根本至

計也雖然論緩急則揀遼爲要論根本則京師並重乃若衡量本未主持急緩則總在

皇上與廷臣之一德一心毋以宵人間正人毋以讒言奪忠言是猶所謂本之本急之急者正統已巳之變唯是中官王振實肇釁端今

陛下數十年不見士大夫獨是中官輩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日昨同官祝耀祖以職掌條上門禁一面知會各衙門令將人役懸掛腰牌以防奸細此非耀祖之不候

旨行也正以

明旨無期不能候也乃忽取耀祖封事批還着遵旨行夫耀祖之知會

陛下何由得聞此必中官告

陛下而

陛下曲徇中官之請自開奸細之門將科臣職掌可以不修閣臣稟擬可以不用奴酋聞之謂陛下何加主矧彼中官不習詩書不暢世務萬一

醜夷與之暗通線索異時有不止如王振所

爲者尚忍言哉尚忍言哉至于遼之延頸援
兵宜調募速往以慰遼望以安遼心以振遼
氣恐晉楚各處等待難前而若保定若薊若
遼總屬督臣轄內督臣檄道府檄州縣登時
召募或樞曹仍委才望司官各同地方官揀
選精銳而以若干屯山海關以若干屯瀋陽
各路大約以遼人救遼取數于遼者當爲較
多星速連催正未爲晚也買馬一節去歲曾
以五千匹委戶部照磨萬有孚而有孚多買

至五千五百且馬皆精壯銀有剩餘在督臣
疏中鑿鑿可據乃督臣方題而有字卽轉僅
得別駕匪直馳驅之勞勩未酬抑且尋常之
遷格不合其胡以鼓舞勞人激勸任事乎今
日馬匹不知應否宜添買馬不知何人應委
臣但因兵及馬如此餉不專在折色而本色
欲多本色不專在軍糧而馬草欲多糧從登
萊海運草從永平陸運要祈事濟奚惜多金
若督餉大臣久已奉

旨而駐扎何所到任何處奈何尚緩不爲議又在
司農者加之意而已臣書生不諳邊事徒以
宗社安危之故感時激衷輒敢抒其一得如此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象恒題爲畿內募兵應
爲歸併以固疆域事竊惟今日畿輔之事最
急者無如山海而其當防守者亦無如山海
頃接邸報見兵部爲奴酋猖獗愈甚疏內鎮
守柴國柱有將無兵何裨防守督撫宜各發
標兵一千再發新餉一萬令該道會同本官

就近召募壯丁二千名每名給安家銀五兩
其盔甲器械月糧悉聽督臣于新餉內造辦
支給等因又一本爲遼事危急望援京城空
虛可慮等事內言北直山東河南陝西地方
饒有驍勇壯丁該督撫衙門各于所屬州縣
每處招兵四十名俱要人人精銳不得以遊
棍叅充彙解至京聽撥團練以備不虞等因
夫捍邊圉與固根本二者并重而今日時勢
則山海爲尤重蓋捍外正所以衛內也薊門

自昨年四月以來順永保河四府爲抽爲募
赴遼者二萬餘人其強有力者皆已去盡無
遺而見在孱弱之衆亦復無勇可賈昨東事
裂後督撫卽行永平道出示募兵三千以備
山海迄今旬日無一應者蓋當敗衄之後死
于陣戰者數萬人一時人人喪氣而東征軍
士家屬婦子之在關內者哭聲震天故卽懸
安家之格優月餉之數亦皆垂首無敢前者
此自人情之常無足恠也不得已與道府議

方欲取之各州縣每縣三四十名而該部又有彙解至京分發團練之派夫所云北直之中如職所屬四府爲州縣無多卽每處四十名猶不足三千之數以之充山海尚慮甚少若又彙解至京是重徵也御史張至發疏內不云乎除北直要地應聽撫按選募兵丁以壯近畿蓋籌度之審矣合無將順永等府募兵令赴山海防守免其解京庶各州縣無重併之苦而數亦易取盈也至于東征陣亡家

屬孤兒寡婦飄泊無倚且有西兵携帶而來者萬里迢遙旋歸無日身作風中之絮夢遶河邊之骨零丁困苦見者酸心若不重加優恤將來各兵見如此景象豈復有敵愾之氣死綏之心哉亦豈復有響應而集勤王而至者哉合無行督撫查其陣亡的有父母妻子者照例重加恤賚庶人心得以稍定而以後之招徠亦易耳伏乞

勅下該部爲議覆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塘報據清河回鄉男婦高光
祖等供稱奴酋帶領兵馬于本月初六日回
巢光祖在營聽得李承芳差漢人八名進境
徑往三岔河斫聯船二十日准望回話二十
四五日要搶金台失等情該臣看得奴酋之
蓄憤于北關久矣向來猶畏中國兵威爲北
關犄角以是未敢輕動今見我兵敗衄將士
損傷目中已無全遼矣北關孤弱何異籠禽
阱獸奴兵一加非潰則降矣若北關旣克無

復內顧鼓行而西直陷無人之境蹂遼左則
遼左危闖山海則山海危薄薊鎮則薊鎮危
國家之勢岌岌乎殆哉爲今之計須以守遼爲
第一議而遼之兵馬何如也自三路失利全
鎮幾空今欲調之他鎮前此屢經徵發勢難
復辦即使有兵可調而文移往復道路遼遠
豈能猝至欲募之近地則喪敗之餘人心匪
怯談虎色變誰肯輕生而往以臣愚計惟有
就遼鎮藉民爲兵庶幾有裨實用遼自寧前

廣寧以及遼瀋開鐵金復海蓋大城十餘每
城不下二三十萬衆此外各城堡毛寨難以悉
數總計當有四五十萬若汰其老弱蒐其強
壯可得精兵十餘萬人授之鎧仗給以月糧
無事則保固城池且耕且守有警則捍禦疆
圉足食足兵不行屯田之法而獲屯田之利
不墾屯田之地而有屯田之兵救時急着無
便于此說者或恐擾民致變臣以爲若行于
禍難未迫之時無故張皇或行于腹裏不識

兵戈之地駭人耳目又或白役鄉兵操練而
不給月糧容有激變之事今遼患剝膚虜在
城下卽不載兵籍不食兵餉亦必令其乘城
拒守况食官賦而衛私家有保全桑梓之利
無背離鄉井之苦臣知其必無怨心也蓋遼
左之民非流寓軍餘若渙然無統未必有效
死勿去之志惟藉而爲兵統之以將帥束之
以隊伍節制而使之忠義以徼之征調進退
疇不用命危遼得此可以易壘卵爲盤石之

安奴酋且不能越遼左一步况敢望山海而
窺薊門乎或者又謂新餉有限今猝增多兵
月糧豈能遍給臣愚竊計三路損傷之卒何
止數萬若卽以缺額之糧充民兵之餉劑量
多寡不甚相懸且土著之人旣無安家又無
內顧較募兵之費所省不知多少乃槩用于
調募之客兵而獨靳于地方之死事豈計之
得也第恐當事者以爲非常之事未易改絃
或持議者不破拘攣之見中制而旁撓之則

遼已無兵調之不前募之不應奴兵一動何以支持遼事真不可爲矣若薊門防禦之兵又有可言者薊兵自調發援遼之後較平日極爲單虛且承平日久從來未經戰陣視遼兵強弱不侔故如虜不入則已萬一闌入以遼兵不能敵者望薊兵敵之豈可得乎今不得已爲根本之計仍須將宣大延寧敢戰之士各抽一二千并調山東文登武定等營防倭之兵河南毛葫蘆等兵共得萬餘擇一智

勇大將統之以援遼爲名駐扎關內近地東
事急則與薊兵犄角而爲扞禦之師東事緩
則率之出關與遼兵連鷄以待征勦之用再
選真保河南山西腹裏軍兵共二三萬亦以
援遼爲名與前兵互爲聲援分置永平薊昌
通涿等城一面操練一面防守捍禦與進勦
機宜一如前議嘉靖庚戌虜薄都城勤王之
師環四面而營者十餘壁虜遂不敢攻城擄
掠而去我兵尾之擊其倦歸俘獲甚衆此往

事之驗也若但徼倖目前以爲虜騎必不能
深入怡堂燕雀苟合相安萬一乘勝長驅一
旦豕突而至當此武備積衰徵調不前之際
欲望起兵勤王與虜壁壘相向者誰彼時四
顧徬徨莫知所措嗟何及矣說者或謂宣大
延寧皆係衝邊鎮兵防虜豈宜再動且旣不
能調之防遼矣又豈能調之防薊不知事勢
有緩急道路有近遠北虜雖在當防尚不苦
東夷之岌岌額兵隨調隨補亦不患于空虛

且自各鎮到薊門讒有遼左之半急急圖之
猶可惜其一臂之力緩肢體而衛腹心資近
水以救急渴似未可執一論也第恐諸臣自
分畛域誼乏同舟爭執遷延動經時日至以
救焚拯溺之舉爲築舍道旁之謀所謂議論
定而虜兵已渡河矣不于此時晝夜拮据爲
綢繆捍衛之計竊恐北關失而遼勢孤藩籬
撤而門庭潰內無守禦之備外無勤王之師
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不習軍旅安敢言兵且

諸臣條陳本兵區畫已無遺策原不欲多言
以掣當事之肘適因邊報緊急勢若燃眉不
勝中心危懼謹據所聞聊陳一得以佐前箸
之籌伏惟

聖明省覽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重虜壓境山海阡危再
懇

聖明睠顧左輔發營軍以衛近郊兌寺馬以急應
援移總兵以實冲關事臣前有遼左失利邊

虜蜂起薊門力殫勢危乞添遣京軍出防發
帑募兵一疏迄今十餘日未奉

明旨緣臣疏十三日拜發比抵京而通政司以廷
試業封至十九日方爲封進豈

聖明厚責其遲緩而不之省耶將發帑之請非

聖心所樂聞耶抑亦以部議已定難于更端耶乃
今日之時勢視前日又倍危迫矣前報虎墩

兔憨等酋聚兵十餘萬犯搶山海迤西一帶
近二十三日據遼東鎮守李光榮等節報土

蠻憇宰賽擺腰等聚夷兵十萬犯搶廣寧錦
義地方又報歹青耿兔等頭目聚兵十萬犯
搶錦義高家堡凌河地方又報桂英洪郎中
等頭目聚兵十萬犯搶寧前迤西一帶地方
皆切山海不二三百里而近一望曠無所限
遏虜最狡安知其不聲東而擊西乎安知其
不垂涎于此而虛張于彼乎山海關孤懸一
線兵不滿二千何恃而不恐西虜滿酋以挾
增新賞未遂于十九日犯石塘西大小各峰

門頂二十一日復犯石座窯窪台北嶺雖幸
我兵赴援悉力堵回而酋婦方親往黃毛達
子借兵大舉妖氛甚惡總緣援遼調發頻多
處處虛單且見京軍久已撤回聲勢不振狡
虜安得而不生心內地又何恃而不恐乃

廟堂之上第爲戶牖之防而恡惜不發一卒臣
切以爲過矣夫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知
有堂奧而不知有門庭者藉令堂奠可守特
置畿輔億萬蒼黎于膜外而一任虜之殘破

言述何畫 卷之十八 六十五
蹂躪乎事勢至此京師特孤注耳大內不知
震驚何狀矣昨接部咨通州添設大將李懷
信然使有將而無兵又一山海也臣請

聖明再下部院從長酌議仍發京軍數千半赴山
海半衛通州尤愈于重視祛篋探囊而忽斬
關巨寇也挑選標兵二千之議除西協時刻
戒嚴必不敢擅動一兵如中協三屯等處已
選調一千見分發五百名平山營五百名一
片石貼防此外計無復之矣至于應援必資

馬兵有兵無馬是繫孟賁之足也自昨歲征
調而後馬匹強半未補者又以援兵馳驅馱
載倒死過半而倉卒買馬不可卒得自非再
發民間寄養馬匹數千就近兌發何以應卒
願當事者無以前此前此數千兌發已多爲
口實也若夫州縣招兵之議出自樞部又奉
有

嚴旨臣何敢置喙但臣言薊則不敢無說而處于
此夫幽燕古稱多勇悍之士乃四方徵兵援

遼動以千萬計未必實有此數大都至薊顧
募者常十之三四毋論民間無賴遊手之徒
貪安家厚餉趨如市卽在尺藉中者亦私頂
以去臣前疏已詳言之頃良鄉周知縣面見
云川兵過縣夫役爲之一空槩可想見永平
奉

旨召募揭榜五日竟無一應者則兵之不易募
又可知也臣與按臣議方欲以山海之兵派
之各州縣而今又招以解京不重征乎合無

軫念畿輔驛騷之後一應冲疲州縣免其召募卽以附近州縣應募之兵令赴山海抵此新募之數則旣不失招兵之意而山海得充實用是亦兩利俱存之道也至于

聖上所發帑金雖不滿中外之望然業有聽部酌議分發之

旨必無獨遺薊鎮之理臣不及贅也

籌遼碩畫卷之十八終